

【岁月回声】

找火石

潘玉毅

许多人听过捡钱、捡漏，却很少有听过捡石子的。我小的时候，就常在地上捡无用的石子。

我们管这种石头叫“火石”。顾名思义，火石是用来点火的。虽然我从未点着过，但是大人们都这么说，想来不会有假。火石的外形呈晶体状，就颜色而论，以白色的居多，偶尔也有昏黄的，像是抽烟抽了很多年的人被烟头烫焦的手指。两块火石撞在一起时，会冒火星，但不是很明显，尤其在白天，不用心观察，根本就看不见。大人们总说，多尝试几次可以点着的。我们对此深信不疑，一来尝试不需要什么成本，二来彼时也没什么其它好玩的东西。

那个时候，家长们给的零花钱很有限，除了偶尔打打弹子、刮刮小牌，农村的孩子几乎没什么玩具，“找火石”填补了这种空白。通常，我们找到的火石都很小，有指甲盖大的已经算是很不错了。间或，有人找着两根手指粗的，周围的小伙伴就要惊羡地跑去围观，把小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就差流口水来。遇到一两个不讲理的小伙伴，有时还会发生哄抢。

【人物】

李新

罗巴又发来他刚出炉的诗。他的诗刚出炉就发给我分享。有时一天要写好几首。

他是为诗而活着的人。我们相识于校园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罗巴是有名的校园诗人。受他影响，我也写诗，但远不如他。

1984年，受大阅兵启发，他夜不能寐，激情澎湃，在大学课堂上一气呵成《我们走过广场》，获得省大学生文艺创作一等奖，并由他根本没见过面的著名诗人公刘专文力荐到创刊不久的《诗歌报》上发表。此后他创作的数十首“物质的深度”，影响了许多诗人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1989年他凭四首短诗，斩获面向全球的华文诗歌大奖“时报文学奖”新诗首奖。据我所知，罗巴是第一位在大陆之外获得全球性诗歌奖的大陆诗人，奖

细想来，小孩子最爱玩火。同样一盒火柴，他们便能玩出很多花样，譬如弹火柴：从盒子里掏一根火柴，一头压在火柴盒的边缘，一头用左手食指按住，右手往火柴的中间位置轻轻一弹，“哧”的一声，火柴就点着了，顺势飞了出去，乍看之下还有点流星划过的感觉。弹得次数多了，点着左邻右舍的柴棚也是常有的事，我哥便干过这事，事后怕挨揍，躲了起来。这件事直到很多年以后，父母还常常拿出来说笑。为了以防万一，大人们就吓唬自家的小孩——白天玩火，晚上是要尿床的。吓唬不行，大人们选择“动武”的也不在少数。

挨打、挨骂的次数多了，孩子们又把心思转到火石上去了。因为火石可以就地取材，不受父母的管辖。我家的老屋后面原是一个池塘，池塘边上种着一棵柳树，沿着池塘有两条路，一条通往竹园，一条连着隔壁邻居家的柿子树。这两条路曾经是我寻找火石的主要“据点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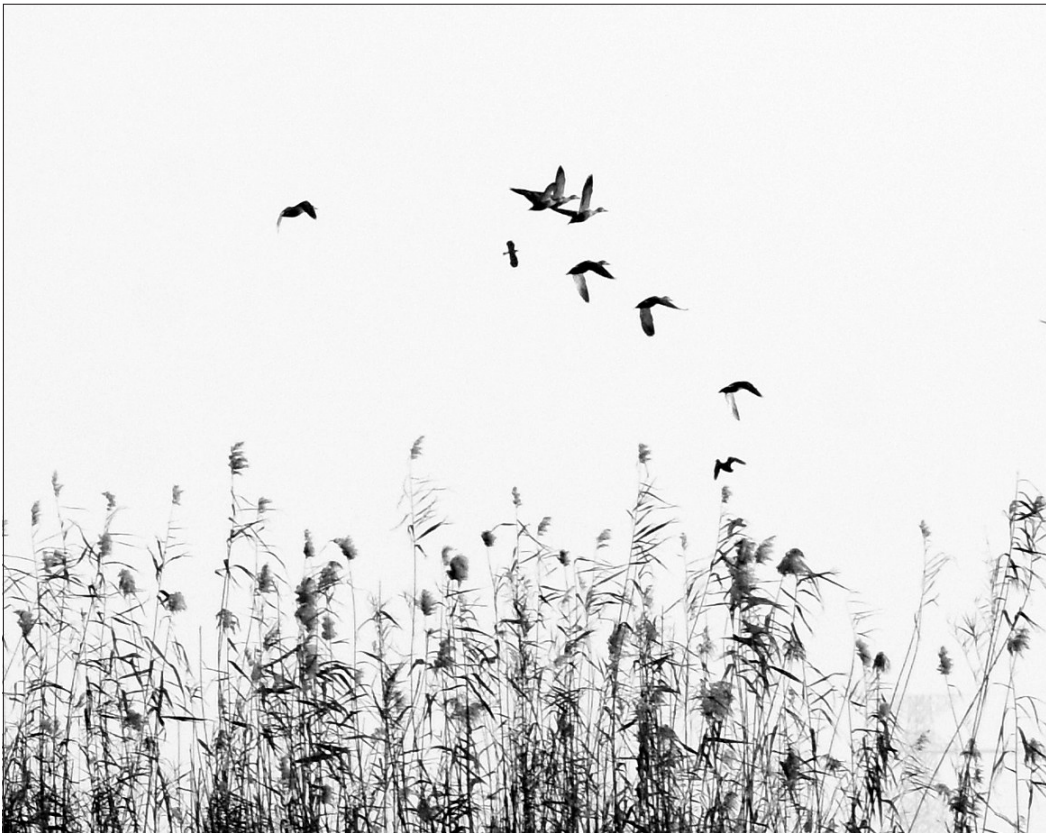
现在那条路上的人家搬走了许多，没搬走的房子也已经重新翻建，池塘也填了，池塘边的柳树也没了，山下的人家养了鸡鸭，鸡屎鸭屎洒满一路，基本已经找不到火石了。

诗人罗巴

金也很丰厚。杨牧、商禽等评委认为他的诗“如冷水浇背，陡然一惊”，“立意高远，以朴素但深沉的语言，表达坚实的自我”。

从那以后，每当工资不够给孩子买奶粉的时候，他就拿几张美元到合肥长江路中国银行门边去换一小叠人民币，让诗友们很是羡慕。他写了好诗，得了大奖，却依然低调，沉在生活中。不自吹，不高视阔步，不混圈子。

可他一度不想做诗人了，在“饿死诗人”的时代，他沉浮商海，先是带着夫人到广东惠州的大亚湾，然后从大亚湾回来，在省城做着广告生意，也曾回老家包过一块地，养过鸡，告诉我们他家的鸡下的是最好吃的鸡蛋，他跑到上海来跟我说：“再写能写出个诺贝尔文学奖？”他那时的话我不信，我就不相信他会离诗而去！果然，诗人的罗巴又回来



晨 牧

李海波/摄

这种感觉，就好像许多年后，当我们重新站在儿时的路口，却再也找不回童年的感觉了一样。

我至今也不知道火石的学名叫什么，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它曾经充实了我的童年，并给我的童年带来欢乐，这就足够了。

【行走天下】

走进梅兰芳纪念馆

缪迅

十月金秋，我再次来到北京。几天的时间里，利用四通八达的地铁和公交，先后去了后海、什刹海、景山公园、大栅栏、虎坊桥及琉璃厂、南锣鼓巷等热门景点，参观梅兰芳纪念馆，也是我这次重游北京一个难忘的片段。

梅兰芳纪念馆坐落于北京护国寺街9号，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，占地700余平方米。此院原为清末庆亲王王府的一部分，解放前作过兵营，新中国成立后经修葺而建成住宅。1951年，梅兰芳从上海回到北京，由国家安排至此处居住，直至1961年逝世。

那天秋高气爽，阳光灿烂，舒适度甚好。走近纪念馆的大门抬头望，朱漆大门上悬挂有邓小平同志题写的匾额“梅兰芳纪念馆”。一进大门，迎面是青砖灰瓦的大影壁，影壁前安放梅兰芳先生的汉白玉半身像。纪念馆分外院和内院，外院展室有梅兰芳生平图片展，内院展室则展有梅先生在《贵妃醉酒》《女起解》和《奇双会》中的戏装，有记录其亲身演示53式指法和各种旦角身段的照片，还有一些其他大师的书法作品和藏品。

二进的庭院中，东西北房筑有穿廊，红漆圆柱，廊沿上有鲜艳的彩绘，一派古色古香的风韵。穿过典雅的院落，古朴的正院居室展现着梅先生的修养与情趣。硬木古老家具、皮面沙发、八角雕花桌和书架上的瓷器古玩、中西书籍，无一不是梅先生风貌的写照。客厅门口，一座红木大穿衣镜十分显眼，这是梅先生晚年对镜练功、揣摩姿态眼神的地方。

书房中藏有大量画作，梅兰芳一生藏画甚丰，其收藏字画中，不乏宋元明清四朝精品，近现代如吴昌硕、齐白石和张大千等人的画作则更多。看着梅先生如此多的藏画，不由使人想到这样一句话：艺术都是相通的。记得一位作家说过，但凡文艺，先做通才，方有资格成大才。

站在陈列的资料前，欣赏着梅兰芳先生使用过的戏装和道具，感受着先生的气度和对艺术的精深追求，时光仿佛倒流，让人不由感叹，斯人已去，音韵犹存……

走出梅兰芳纪念馆，我有意在花园的石凳上坐了一会儿。或许，梅先生当年在练功后在这只石凳上也曾憩息片刻。忽地想起，梅先生离开人世已经整整一个甲子了。